

金牌闺蜜的诗意人生

□善福元



情感氧吧

裙子和伟英是闺蜜。裙子爱写诗，用诗去记录生活的美好；伟英也爱诗，但她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在裙子那里，生活如梦如诗。在伟英那里，诗不是梦是生活，她用生活去诠释诗情画意。

她们二人诗意般地生活着，两个人共同之处是：善良、质朴、真诚、爽快、单纯、透明、生动，还都有着几分文雅、几分浪漫、几分天真、几分闲适。她们内心丰富，个性真实，像是生活在生命的起点、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她们经历了世俗却不世俗。

美景养眼，好友养心。有人说，爱一个人包括她的缺点都能够接受。而她俩呢，何止是接受，而是她连同她的缺点都爱。

裙子看伟英：你的善良、你的孝顺、你的精致、你的美丽、你的思想、你的麻烦、你的简单、你的洁癖，我都认为是优点……

伟英看裙子：她是个奇女子，有颗金子般的心，人像一团火，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她都温暖以待，她多少年来经常擦楼道，她只要下楼就将邻居门外的垃圾一并拎走。前些年，她每天骑自行车去郊区婆婆家给有病的婆婆上药。在北京，

妹夫有病、小叔媳妇有病，都是住她家，她天天往返4个多小时给送饭。她有军人的性格，几十年上班从不迟到，她还像一个军人，雷厉风行……

她俩就这样“蜜”了40年！

198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那时她们第一次相识。在茫茫人海里，裙子第一眼看见伟英让她眼睛一亮：一套针织的帽子、一身搭配特别的套裙，独特的着装风格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了裙子的眼球，“这小女子一定不是我们这个小城的人？”没想到，同年的夏天，她们成了同事，后来成了知己。此情和金钱无关，不是物质上的投桃报李，是你赠我三月春光，我予你四月桃花。这个重庆山城的女儿下乡来到白城，后来结婚生子留在了白城，再后来离了婚。微风中流动着多少颯颯闺事和那点点滴滴的温暖。

那是伟英离婚后的严冬里，她举目无亲，一个人带孩子。她不知怎样去应对零下三十几度的风雪，天寒地冻，冷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南方长大的她不会生炉子。裙子就每天中午去她家，为她生炉子，风雪无阻。漫长的冬天里，裙子陪她一起走过严寒。有一年下大雨，伟英情绪不宁地惦记着家里漏雨的房子。下班回来见裙子和她丈夫铁民正在她的房上苫油毡纸……

用一颗心去温暖另一颗心，那温暖，暖了一个个冬天，暖了伟英的人生。伟英享受这份温暖

时想，阳光不一定只是天空的太阳，还有人心的光芒。

岁月若云。她们从年轻时相识，到一同走进了婆婆的行列。她们惺惺相惜，一片韶光照到如今。

儿子成家了，裙子要去北京了。在一起时，我陪你，分开时，我念你，情扎根在心里，揉进了诗里。

“你只身一人在家，

花甲之年仍在商场滚打。

你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你演绎了人生的苦乐年华。

你感动了四季秋冬春夏，

你把靓丽诠释的美丽如画。

你思维敏捷有进有退，

你的个性有玉有瑕……”

裙子在北京，想起这些，泪水就在眼圈里转，她每天惦记你赚了多少钱，每天都希望你健康快乐，你是她远方唯一的牵挂！

时间，会沉淀最真挚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温暖的陪伴。

2018年的一天，裙子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一脚踩进黑洞里，才又捡起来写日记。我想详细记下在黑洞里的日日夜夜，想写自己是怎样爬出黑洞的，想用智慧和力量，照亮那可怕的黑洞……”

裙子病了……

伟英、红玉（裙子的战友），两个人知道信儿哭得够呛。

裙子的心里也不平静：“我总是想，在白城这个地方，你有我陪伴，可是这几年你却成了我的远方。成了我的思念……”

“只要我活着，我会用生命陪伴着你的生命，即使我死了，我会用灵魂陪伴着你的灵魂……”

伟英回信息：“一个声音高喊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给你能量！你若强大，病魔奈你几何……”这声音是含泪的，铿锵有力。她告诉裙子，别怕，我是你的后援！

生命的乐趣在于身边是否有个让你快乐的人。一辈子太短，和有趣的人在一起，那是精神的温暖，是心里的感动，是曼妙的喜悦，是阳光。没有你，再美的风景都是空寂没有星星的黑夜。

伟英和裙子的战友红玉请裙子去辽宁红海滩放松一下，散散心。那时是裙子刚做完第二次化疗。她们见了面，没有泪水，只有欢笑，相拥相抱。伟英说：“裙子，你是个传说，你就是创造奇迹的人！”裙子的健康是伟英最大的快乐！红玉说：“这哪是病号呀，比我们还有精神头，分明是活脱脱的一个狐妖，百毒不侵。”

百里锦绣红海滩。风光满眼：天蓝蓝，云淡淡，风轻轻，日暖暖，草水相连，红绿相间。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阵阵清香淡淡烟，红云朵朵裙花绽。渤海湾留下了她们的情影和笑声，留下了她们美好的记忆。

这世上，最美的是笑，最暖的是光。其实每个人都不需要太多，只需要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落泪时有人知，于心灵就是一种温暖，于生命就是一种感动。

这对金牌闺蜜，活出了女人的模样，如花儿，却不在温室里被供养；若水柔，多姿多彩气的长；小草般的生，大树一样的长，直面人生，挺直脊梁，苦乐人生里活出个心想事成，神采飞扬！

三月 春天的序章

□一株木棉

三月 就是春天的序章
推窗开 隐隐约约 淡淡的花香
一坡坡的靛子香 开成一片片的火烧云
摘下一朵 插在鬓角
它们笑着 张开了小嘴
用甜甜的酒窝 把嗡嗡的蜜蜂灌醉

三月 就是心开始痒
隔着口罩 都能看见嘴角上扬
走哇 与旅行无关的都放下
拉起你的手 乘着布谷的翅膀
与成群结队的燕子一起 奔赴春天
听喜鹊喳喳 看初升的太阳



樱花满园赏春光 欧东衢摄

梦

□布日古德

梦就像一个
鸡血石的篆刻
残缺的地方
正是我喜欢的
留白

与你做一个游戏
骑马的人 骑着小巴特儿
忍受 顺从着你的驾驭
蹄下的小水窝有星星 月亮

一只蝌蚪 何时变成
秋夜的蛙鸣

伟岸的人是不是
在一个辉光摇曳的芦苇荡里
抽身离去
翩翩而至
下半夜你翻过身来
一个没有鸡鸣狗吠的深夜
我们洗过脚丫儿的小河
就这样像一把马头琴
停止了喧嚣



博客视野

三

月

春

暖

花

开

□崔淑云

北方的三月，就像熟睡少女刚醒来时的神情，素裹的容颜在柔情中舒展。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冰冻的霜花不见了，残雪融化成泥。人们褪去厚厚的棉衣，走起路来更加轻盈从容，三五成群的孩子们走出家门，在广场上嬉笑着、追逐着、打闹着。人们封锁冬日的记忆，打开春的镜头，随着流年记忆中的船舸，记录春的回忆。

三月的风，清清爽爽，透着慵懒，似乎掺杂着几许寒意，不情愿地把寒冷忘记。就像母亲抚摸婴儿的手，轻柔中带着温暖，抚醒了远方的青山，抚软了冰冻的大地，抚去了可恶的阴霾，抚唤着南归的大雁。枯树含苞的嫩芽等待春风的开启，渴望重新绽放新绿。三月的风，多么令人欢喜。

三月的雨，羞羞涩涩，迟迟不肯来临。沉浸在南国的“烟雨三月”中，眷恋着南国百花吐芳，青昧着南国的彩蝶召唤。怎么能如此这般！你看，勤劳的北国人已积攒了力量，鼓足了干劲，做好了春耕春种的准备。春雨已经悄悄行走在北国岸边，“春雨润桑田”！不错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三月的雨，多么令人期待。

三月的河水，缱绻融化，一点一点地流向远方。虽没有大海一样波涛汹涌，更无江水一般湍流澎湃，只是默默地一直向前，沟壑阻挡不了它，残冰也被融化，从不会有半点停歇。三月的河水，多么令人思索。

三月的云，洁白如雪，悠悠闲闲地静守天空。一大片、一小簇，飘浮着，湛蓝的天空像是一幅幅春的画卷。远处的云好像万马奔腾，一跃千里；近处的云好似牧童坐在牛背上，吹响一曲春的序曲；还有一处一晃而过，像极了身穿防护服的白衣天使，奋战在疫情救治一线……云朵静静地浮动着，妩媚了充满灵动的爱的画面。

三月，春暖花开未开。虽未到春意最浓时，但也犹如一位怀春的少女，把对春的思念藏在心中，等待春花的烂漫。季节的流逝总在不经意间，仿佛没有几次轮换就已千年，行走在流年的阡陌上，重复着每天的坚守，怎会改变当初的誓言？

三月，是春的开始，希望的启航。该来的会来，该去的会走。“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流年三月，打开门窗，迎接暖阳，必会等到美好的希望。三月，春暖花开未开，吾心向暖，心花早已盛开！



小小说

一个盛夏的黄昏，烈日的火气弱似一锅温粥。镇上的老偏头在屋子里用水洗净了手，恭敬地点上一炷香。他长叹了一口气，颤巍巍地抱出一只青花瓷瓶，轻轻地捧到桌上。这天，他要把家产分给儿子青松，女儿青草。

得知女儿也有份，老伴急红了眼。凭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古以来，方圆百里，镇里镇外从无先例。凭啥？老偏头说：“就凭那龟儿子的混球样，日后五尺蒿草埋了咱俩的坟头，后世孙辈认祖也找不到地了。”二老干嘴仗，一句顶一句，句句盖楼房，响雷般的唾沫星，差点掀了屋顶。

老偏头这人认死理，多年来，他和老伴没什么两样。可自打老偏头半年前生了场大病，他才体会到女儿是一件贴心夹袄。女儿日伴夜陪，端屎端尿，几周下来，人比黄花瘦。儿子呢，头天还在，第二天没了影儿，后来就联系不上了。出院那会，又不知从哪钻了出来，白白胖胖的来了，见妹妹搀着老偏头一摇一摆的出来，才凑上前问长问短。老偏头憋不住火，说：“这些天，你咋都不来呢？”儿子有理：“这不有我妹吗？老偏头听了心里头直叫苦：“都说养儿才防老，可我这养老要防儿啊！”

这么多年来，老偏头最心疼儿子，但凡一攒了点东西，心上爬满了虫似的惴惴不安，几天不到，就弯着腰儿急着想往儿子家里送。一回想起这些，老偏头很是感慨，肚里的胃肠一阵抽一阵悔。于是，他开始惦念起女儿，有事没事，就常去女儿家瞅上几眼，时不时地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的突然转变，儿子有了警觉。

青草的家，青松很少来踏上几脚。最近倒是勤快，隔三差

五上妹妹家转悠。但凡妹妹家新添置个什么家什、摆件，无论新旧，他必要细细过问。每逢爸来过，他就追着妹妹问：“爸对你都说啥了？”妹妹越是说没啥，他就越怀疑，两眼一歪，必不给妹妹好脸色看。老偏头嘴上不说，心里头却堵得慌！

有一回，妹妹家的电动车被偷了。儿子忙来找老偏头，说：“爸，把你的电动车给我吧。”老偏头说：“你自个有辆新车，怎么还打起我旧车的主意？”一旁8岁的孙子插嘴说：“我爸说了，你死了，东西都要给我爸，我爸死了，东西都会留给我。”“啪、啪”，老偏头左右狠狠甩出两手，给了儿子一耳光，



□郑重

又赏了自己一巴掌。他转过铁青的脸瞪着孙子，抖着手说：“‘五条面’你要不？”孙子屁股像装马达了，一溜烟不见了人。

老偏头的心绞痛又犯了。他和老伴商量，再这样下去，气死不说，就儿子那芝麻粒里长出的心眼，女儿将来什么也甭想得，他就想着黄土过顶之前，先把家产分给了。可老伴死活不同意，僵持不下，最后老偏头就说，那这样，把最值钱的青花瓷瓶留给儿子，剩余的两间老屋，锅碗瓢盆什么的给女儿，老伴这才勉强答应。

这只青花瓷瓶出于明朝，是老偏头的祖上代代传下来的。它可是明朝宣德年间的官窑货，按当下的行情，少说

也值百万。这些情况老偏头清楚得很，却瞒了全家大半辈子。他本想等快成仙的时候，再把青花瓷瓶拿出来，现在看来等不及了。

青花瓷瓶，胎质坚致，釉质丰肥，青花色料醇艳。可这儿子也奇怪，眼睛不在瓷器上转，好像没一点兴趣。只凑近老偏头的脸，盯着瞄了半天，一会冷笑，一会苦笑。老偏头的解释，他摇头不信，老偏头当面举手发誓，他还是不信。他对老偏头起了疑心。

“不要，你可别后悔，那我把它给青草。”老偏头生气了，把红丝绸往青花瓷瓶上一盖，正打算收起来。

儿子一听要给妹妹，额上青筋暴鼓，忙冲上前欲夺，一不小心人撞上了桌子，青花瓷瓶猛地晃了一下，直往地上蹦，“咣当”一声，碎了一地。

老伴吓哭了，老偏头鼻涕眼泪都出来了，大骂道：“当年抄家，几次闯上门都没抄走，却叫你个……败家子活生生给毁了。”

老偏头抄起门后的木棒，一棍子打在儿子的膝盖上，儿子跪在地上，嗷嗷直叫。

女儿一边拿过笤帚，扫拢一地碎片，一边嘤嘤哭泣：“碎碎哟，碎碎，你咋就那么狠心，这碎的可是全家人的心啊，我一个丫头，本该就没份嘛。”

女儿心疼爸，也心疼哥，大概急糊涂了，拿着笤帚往自个家走。

儿子见状，咬牙忍住痛，从地上蹿起，一步追上，一把夺下妹妹手中的笤帚。

“你要做啥子？难道还要打妹妹不成？”老偏头又气又惊。“做啥子？咱祖上多少年的规矩，哪能让这笤帚开了先河？”儿子把笤帚紧抱在怀里，理直气壮。

送别词人

——写给夏永奇老师

□刘育民

你为何如此匆匆离去

你的离去

让文坛憾憾

令山河动容

让星月哭泣

令友人悲恸

因为你

你的词

歌遍了山河大川

咏就了天地星河

述出了人世真情

道尽了世间百味

拟喻了人间美好

……

你的离去

悲伤了尊敬你的人

你虽词作等身

却没有一首为自己而书

“吉尼斯纪录”是在你词界永久的丰碑

你情怀如火

你步履匆匆

你精神饱满

你为人坦荡

所有的一切

都悄无声息地留给了你热爱的生活

可你从来就没有太多的奢求

我无法用语言歌颂你

因为你已经超乎寻常

再多的词语都很苍白

再多的修饰也羸弱无力

怎奈你心愿未了

就匆匆而去

留不住你的热情和善良

留不住你的执着与追求

留不住你的情谊和真诚

更留不住你对诗词的狂热与痴迷

只能虔诚地祝愿你老人家

一路走好

坐在炕沿的妈妈

□刘小飞

过了十五
年味渐淡
外出打工的儿女
一个个都走了
临走时
老妈都是再三的嘱咐
累了就歇歇
不用惦记家里
儿女们总是说 不累
您就别操心了
手机屏幕上
二妹发来图片
老妈坐在炕沿上
微蹙双眉 凝视窗外
一瞬间我想起了
蒙古族歌曲《梦中的额吉》
“她在遥望远方的天边……”
这是人间大爱
儿女所去的地方
无论多么遥远
母亲的思念
都会随时相伴
坐在炕沿的妈妈
您就是世上最美的女神
您的叮嘱烙印在我心里
您的爱年伴我海角天涯
妈妈
儿女们祝您健康长寿